

甘肃喊停现货试点,广东、山东试点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——

屡遭叫停,电力现货试点怎么了?

■ 本报实习记者 赵紫原

核心阅读

既要求通过现货市场实现更高的可再生能源穿透率,又要求大幅降低供应成本,这是很不现实的。由于现货市场电价对内不向用户侧传导,对外不向受电省传导,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,仅发电侧参与的单边现货市场,不能称之为市场。

近日,国网甘肃省电力向省内各市场主体下发通知,称近期甘肃电网以及全国电力供应整体偏紧,已不具备开展电力现货市场连续结算试运行的条件。这意味着长周期结算试运行工作已连续运行5个月的甘肃电力现货试点被叫停。

甘肃并非孤例。全国8个电力现货试点中,广东、山东也出现过类似的“停摆”事件。电力现货市场怎么了?

现货频频触及“天花板价”

据西北地区一位知情人士透露,去年12月,甘肃省内用电与外送电负荷双增,现货价格频繁出现0.5元/千瓦时的上限价格。“甘肃现货价格长期‘天花板价’,这是结束模拟运行的重要原因。”

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冯永晟表示:“全国电力供需形势趋紧,甘肃现货价格持续高位,在没有容量机制的条件下,触及价格上限并不意外。”

对此,也有观点认为,建设现货市场的初衷就是为了“降电价”。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经济与电力市场研究所所长陈皓勇认为,降价并非评价试点建设好坏的依据。“我国电力市场机制设计的核心,是还原电能的商品属性和真实价值,过度降价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。”

一位业内人士表示:“从国外现货市场建设的经验来看,除了个别地区降低电价外,大部分现货电价没有大幅下降。但是,现货电价无一例外地准确反映了时间、位置价值,市场效率倍增。一味强压电价,结局就是从发电企业‘无电可发’走向用户‘无电可用’。”

“允许电力现货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,现货价格任何时间、地点的价格都不准高于标杆电价的思维方式,还不如直接行政命令降价直接、痛快。近期来看,既要求通过现货市场达到更高的可再生能源穿透率,又要求大幅降低供应成本,是很不现实的。”知情人士说。

甘肃现货市场挑战多

甘肃暂停电力现货市场的原因不止触及价格上限。

某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认为,用户未入场或为甘肃电力现货市场暂停深层次原因。“甘肃现货市场问题,暴露了其规则缺陷,即现货市场价格‘两不传导’。现货市场电价对内不向用户侧传导,对外不向受电省传导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仅发电侧参与的单边现货市场,不能称之为市场。”

多位业内人士对此表示赞同——用户不参加市场,现货市场就成了发电侧的“零和游戏”。“其他试点也存在类似情况,用户不参与结算,中长期

交易和电力现货‘两张皮’,电力现货交易配置资源、发现价格的功能大打折扣。但用户进入市场,又要承担价格波动的风险。”

“现在甘肃现货市场面临三个主要问题:全部优先发电必发,不平衡资金问题日益严重,还能不能搞市场?新能源高占比带来一系列挑战,没作业可抄的情况下如何设计市场规则?市场模式到底选择集中式还是分散式?”上述业内人士说。在陈皓勇看来,甘肃风、光等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比例高,所采用的传统电力现货市场设计方案已无法适应实际需要。

对于甘肃电力现货市场近几个月的整体运行情况,冯永晟心存疑惑:“现货市场的出清价格必须具有结算功能,但实际上,甘肃试点连最基本的结算也没做到位。实在不知道,这几个月的结算试运行怎么走下来的。”

双轨制是问题之源

甘肃并非第一个喊停的现货试点,广东电力交易中心于2019年发布《广东省能源局关于暂停开展9月份电力现货市场按周结算试运行的通知》,去年8月山东电力交易中心发布《关于推迟售电公司缴纳履约保函截止日期的通知》,暂停开展电力现货结算试运行。陈皓勇表示,各省停止电力现货

结算试运行的原因从表象上看各不相同,山东是不平衡资金问题,广东是发电侧现货价格过低,甘肃则是频繁出现极端价格。“但在原因都是一样的,即改革未做到有的放矢和问题导向,口号化、名词化的趋势比较严重,价格形成机制有问题,偏离我国电力行业的实际情况。”

在冯永晟看来,甘肃此次的问题可以形容为价格信号一次无力的“呐喊”。“电力现货试点裹足不前的共同原因都可归结为双轨制,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表现。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从试错中聚焦问题、总结教训、提炼经验,重新反思市场设计,着力解决根源性的体制机制问题。”

知情人士认为,要缓解双轨制的副作用,需尽快推动全部发电企业入市。“如部分机组暂时不具备条件,建议明确全部发电机组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结算的‘最后期限’,并从下一次试结算开始,要求未参加现货试结算机组参与报价和出清的模拟。”



2020年垃圾发电项目中标数、投资总额、平均规模等关键指标均出现大幅下降——

火热多年,垃圾发电首现“降温”

■ 本报记者 朱妍

核心阅读

国家补贴历来是企业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日前国家补贴退坡机制的出台,给垃圾发电行业带来巨大冲击。有专家称,行业高速增长将踩下刹车,取而代之的是进入运营为王时代。提高发电量效率、降低运营成本、增加协同处理及多元化经营等途径,对于项目增收至关重要。

环保行业研究机构E2O研究院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,2020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月均中标6.8个,数量较2019年减半;全年建设投资总额同比下降约30.7%,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全年无新增。此外,一半左右项目的设计规模集中在600-1200吨/日,超过2000吨/日的项目数量仅占6%,相比此前动辄千万吨以上的处理量,单体项目规模也在缩小。

据记者了解,这是行业在历经多年高速发展之后首现“降温”迹象。

退补至少影响二至三成发电收入

垃圾发电产业曾经有多火?截至2019年,全国累计投产项目504个,较2018年增加103个;装机容量达1202万千瓦,较2018年增长31%。尤其是在2017-2019年,行业处于持续高投产状态。“‘十三五’以来,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规模由23.5万吨/日增至约57万吨/日,市场容量同比增长2.4倍,年复合增长率接近20%。”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执行董事周康进一步称。

基于此,行业信心满满。多家机构一度将2020年喻为产业“爆发年”,并预测“十三五”期间,投资空间有望达到2000亿-2500亿元。

然而,财政部、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的《关于〈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〉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》,却给行业带

来不少担忧。按照要求,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为82500小时,未超部分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当年实际发电量给予补贴,超出部分不再享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,核发绿证准许参与绿证交易。此外按照《通知》要求,项目自并网之日起满15年后,无论是否达到全生命周期补贴电量,均不再享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。

多位企业人士表示,政策发酵已近半年时间,现实状况足以说明其给行业带来的冲击之大。“国补退坡无疑给企业经营带来重大挑战,的确给行业发展‘降了降温’。”周康称。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戴小东表示,国补退坡是行业目前面临的严重困境,“至少影响发电收入的20%-30%”。

绿证交易的冲抵作用有待观察

E2O环境平台固废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潘功告诉记者,垃圾发电项目收益由垃圾处理费、上网电价及补贴构成。除去项目所在地省级电网负担0.1元/千瓦时,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0.15-0.3元/千瓦时不等,即国补部分。“长期以来,企业习惯于将国补视为收益的重要部分,财务测算时均纳入其中,多则占到项目利润一半左右。”

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:对于技术较为先进的项目,年运营时长可达7000-8000小

时,甚至更高。据此计算,补贴时限只有10年左右,且越是先进的项目越不容易满15年上限。若按项目建设运营周期30年来算,国补退坡将直接影响项目后2/3的运营时限。“垃圾发电投产周期多为2-3年。投资之初,企业做回报测算时已涵盖电价补贴,取消补贴对处于筹备和建设期的项目影响更大。”

该人士还称,项目所在地经济越发达,项目规模越大,补贴额度就越高;所在地经济越落后,项目规模越小,补贴额度则越低,也更不容易获取其他财政支持。“退坡不仅影响企业,还有可能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。”

绿色动力环保集团总裁乔德卫提出,今年1月1日起,国家开始对超出合理利用小时数的项目核发绿证,希望企业通过绿证交易获得收入、冲抵补贴。“但目前,绿证市场及相关规则本身就有待完善,对超出部分的补充作用也有待观察。在制度尚未健全之前,国补退坡对企业收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影响,再靠拼规模、拼扩张的方式,未来将越来越难获利。”

由高速扩张进入运营为王时代

结合现状,离开补贴的垃圾发电项目收入从哪里来?潘功表示,垃圾发电属于市政公共服务类项目,有别于传统发电,其主要作用是处理城市垃圾,进

而再利用资源进行发电。“换句话说,其初衷并不是为了赚取电费。项目实际应得报酬来自于垃圾处理费,发电属于额外收益,补贴更是‘额外的额外’。但目前,企业更多寄希望于发电收益及补贴,垃圾处理费反而一降再降。这样的收入结构本未倒置,很不健康。不少项目过度依赖补贴,一旦取消,对其杀伤力自然很大。”

潘功认为,从另一角度来看,增速放缓也说明行业告别一味以拿项目、重规模取胜,开始由高速扩张进入精细化发展阶段。“说白了,外部条件更加严峻了,垃圾发电行业的钱没有过去那么好赚了。真正应该提高的是垃圾处理费,即按照‘产废者付费’原则收费,这部分才是今后项目核心收益所在。近几年,不乏有企业为了低价中标,一再降低垃圾处理费,这是给自己埋下隐患。”

乔德卫也称,国补退坡对企业综合实力提出更高要求。“可以预见,行业高速增长将踩下刹车,取而代之的是进入运营为王时代。提高吨垃圾发电量、降低运营成本、增加协同处理及多元化经营等途径,对于提高单个项目的收益至关重要。”

“尽管各方解读不一,但国补退坡必将倒逼行业补短板,并加速洗牌。”周康表示,在此过程中,市场资源进一步向技术好、效率高的企业倾斜,进而推动行业进入深度整合期。

上接1版

能耗“双控”制度弊端大面积浮现

但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,能耗“双控”并非简单“一停了之”,也不是一味拒绝化石能源项目。

“化石能源富集区希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,带动地方发展及能源资源高效利用,思路有其合理性。但问题在于如何转化,不能以简单粗放的方式,让低端产业占用过多能耗指标。”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院长李志坚举例,近年来,焦化、合成氨、烧碱、电石等传统高耗能产业在内蒙古大批上马,部分产能并非国家鼓励的清洁高效利用方式,甚至有部分产品在东部地区迫于节能减排压力已关停淘汰。表面上看,这些项目对地方经济有贡献,但如果仅仅是简单复制、转移,从全国布局来看并没有真正提高发展质量,不但浪费地方用能指标,还留下大量排放,得不偿失。“所以,能耗‘双控’不是盲目停止发展耗能项目,而是要把产业要素尽量向高端方向集中,实施高质量发展,在耗费同等能源资源的条件下创造更多价值。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根本转变发展思路,‘双控’不是节能一个部门的事情。”

陕西发改委人士坦言,预计“十四五”全省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2.3%,万元GDP能耗是“十三五”末期的1.15倍,如何平衡用能缺口是关键难题。“陕西作为煤油气资源丰富的能源大省,目前处于追赶超越发展阶段,短期内能源化工等产业仍是支柱。我们已出台并严格落实多项措施,坚持汰劣扶优,为优质项目腾挪能耗指标空间。但因对能源资源的依赖性较大,目前面临经济增长需求受能源‘双控’指标制约等问题。”

“既要确保‘双控’任务达标,又要释放经济活力,还要兼顾地区之间公平,是能耗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。”上述专家表示,推行“双控”制度,初衷在于抑制不合理的能源需求,而不是不让消费。“地方赶超发展的想法没有错,但更要结合资源禀赋、产业基础、终端市场等条件,优化资源配置,绝不是有多少上多少项目。”

“指标设定本身就存在不合理之处”“要强化奖惩机制,否则,‘双控’将大打折扣”

记者在调研中发现,除了地方的工作做得不到位,现行“双控”制度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。

上述专家表示,能源需求与经济形势紧密挂钩,后者是制定“双控”方案的主要参考。“分配‘十三五’能耗指标时,主要参考了各地‘十三五’规划纲要。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,有的地区未必能按目标推进,有的地区却实现了‘超标’发展。这样一来,指标设定本身就存在不合理之处。”

据介绍,现行“简单平衡、逐级分解、机械执行”的能源消费总量管理方式,也存在漏洞。以现代煤化工为例,部分项目能效已达世界先进水平,但因自身规模大、能耗总量高,因此难以通过节能审查。相比之下,一些单体规模小、技术水平一般的项目反而畅通无阻,明显有违“双控”提升能效的初衷。

另外,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煤化工专委会副秘书长王秀江表示,应对新建石化项目用作原料、材料的能耗进行单独核算。“相比其他耗煤产业,煤化工存在原料用煤与燃料用煤之分,前者进入工艺系统,转变为化工产品,相当于煤炭形态的转变,并不是作为燃料直接烧掉。在同一项目中,原料煤和燃料煤比例约为3:1,但目前所有用煤全部作为一次能源消耗计入指标。”

据上述专家介绍,大型石化项目也存在类似情况。若能按照科学核减方式,将用作原料、材料的能源消费量区别对待,“十三五”纳入“双控”考核的能源消费总量可核减7760万吨标准煤,约占全国增量控制目标的12%。

此外,长期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也影响着“双控”执行力度和效果。“有的地区定期通报完成情况,有的地区会约谈问责,但有的仅仅走过场、聊一聊,连信息都不公开。即便到了国家层面,目前也未采取严格有效的处罚措施,主要是在考核报告中予以通报。面对大型耗能项目,一边是带动税收、就业的‘大肥肉’,一边是能耗‘双控’任务,不少地区一权衡就把后者给权衡掉了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地方负责人提出,“因此,要强化奖惩机制,否则,‘双控’的效果将大打折扣。”